

## “停課不停學”：疫情過後

前數周談論了“停課不停學”的種種方面。提到了“停課”的危機，也可以成為讓學生學習產生良性變化的契機。不少朋友都認為這是增強學生學習主動性的難得機會，於傳統的學校模式，打開了一個缺口，讓我們看到了從未看到過的可能性。

有朋友會說，“你這也太樂觀了”。的確，外國的視頻，一位口操希伯來語的家長，連續不斷破口大罵：四個孩子，每個人幾個科目，老師通過 WhatsApp 不斷送來作業。家中只有兩部電腦，弄得她手忙腳亂。這只是“線上上課”的第二天，已經“發顛”！老師還發來樂譜、數學題、模擬測驗，都是她不懂的，“弄得孩子們現在知道，原來媽媽什麼都不懂”。她還說“老師問候孩子好不好，你不如問候我好不好！”

頗能反映現狀，已經在香港許多家長群組裡瘋傳。但是教師也沒有刻意做什麼錯事壞事。只不過平常是一位教師對著一班學生，按時間表一個時段，教一個科目。現在變成統統通過這位媽媽這個大漏斗，四個孩子，不同科目，又只有兩電腦。狼狽景象，可以想見。

香港也許四個孩子不是常見，但媽媽的狼狽，也是可以想像。看過一位教師的視頻，除了要在線上不斷照顧學校裡的學生，還要照顧自己身邊女兒的線上學習。電腦也一樣不夠用。每晚睡不好覺，的確很艱難；但是她沒有抱怨，十分難得。

### 在家學習 乃新鮮事

那麼，還是盡快回復“正常”的學校生活吧！那麼，前數周提出的，“停課不停學”、“學生主動學習”、“危機中孕育契機”、“壞事裡面可以有好事”，是否都是“高調”、“理想主義”、“離地”？

筆者認為，上述兩個例子都說明，要把平常“上課”的運作，直接搬到“停課”的環境，是行不通的。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教學模式。當然，這次的“停課”，卒不及防，沒有經驗；把線上教學，看成是把實體課堂在線上複製，是很自然的反應。在實際運行中才會發現問題。這是一個探索過程，希望教師不必因此感到氣餒；學生和家庭都有一個適應過程，也希望家長不必責難教師。大多數的教師，為了學生，付出了比平時多幾倍的努力。家長與教師，應並肩共渡時艱。

香港享有學校為本（校本）的特殊優勢。其特點，是學校和教師主動性相當強，不會坐等外來的指令，也不會埋怨條件的不足。因此，“停課”雖然卒不及防，卻馬上出現了百花齊放的線上學習的嘗試。而且，出現了無數自發的民間互助行動 -- 分享、借用、培訓 -- 幾乎無日無之。在疫情反復的威脅下，教育界沒有太多的悲觀情緒，值得一讚。筆者最近著意了解一下世界各地的“停課”狀態，香港的景象是很不尋常的。

然而，就是因為是“校本”，百花齊放之際，必然會有參差、強弱、優劣。假如真的要在痛苦的疫情之中，把“停課”看成是突破常規的難得窗口，從而提煉出一些良性的“未來”元素，就需要在繽紛的嘗試之中，尋找一些有普遍意義的原理，在疫情過去之後，留下有益的後繼影響。下面是筆者的嘗試。

### **學生自為 主動學習**

什麼才算是有益？回到本欄近年不厭其詳的觀察。宏觀來說，變幻、莫測、碎片化的社會，下一代必須成為更加堅強的個人，能夠不斷學習，不斷在逆境中前進。微觀來說，學習科學告訴我們，學習是發生在個人腦子裡的，因此學生必須成為自為的、主動的學習者。

因為疫情，打破了一律化的學校集體生活。如何設計和安排學生在家學習，可以有千種萬種方案，但是最關鍵的，還是是否有利於學生成為自為的、主動的學習者。這個原理，筆者嘗試拿出幾個現象，擬出消極與積極的兩種反應。

一、“學生只能自己呆在家中了”。消極的看法：那他們就不會學習了。積極的看法：剛好是讓他們開始主動學習的好機會。

二、“學生沒有了規定的作息時間”。消極：按嚴格的時間表，網上上課。積極：讓他們有充分的空間，主動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
三、“學生會閒下來了”。消極：塞滿他們的時間，想辦法不要讓他們閒著。積極：讓出時間，讓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學習，以至課程以外的學習。

四、“我們將無法完成原定的教學進度”。消極：加速、設法補回。積極：濃縮，更加專注最關鍵、最必須的環節。

五、“學生不受控了”。消極：通過家長去管。積極：讓學生經歷自律，不讓家長阻礙了學生的自主歷程。

六、“不知道學生在做什麼”。消極：要求他們輪流在網上露面。積極：朋友般與他們個別或小組交談，何必要知道他們生活的全部？

七、“怎麼知道學生是否真正學了？”消極：多給幾個測驗。積極：讓他們運用知識與智慧，創作或者製作，最好與全班分享。

八、“家庭背景與支持，差異很大”。消極：這是社會問題，無法解決。積極：可以乘機解決基本的不均，首先解決電腦與寬頻條件（這是香港正在做的）。

### 相信學生 海闊天空

聊舉數項而已。讀者會說，說得容易。學生一定會散漫了，一旦離開教師的眼睛，就“一發不可收拾”。不排除有這種情形。但是聽得到的教師聲音，似乎又並非如此；保險地說，不一定如此。聽到家長的反映，似乎往往是埋怨安排太多、太緊、太難，而不是太少、太鬆、太易。

這是新的教學模式，有新的考究。例如：學生在熒屏前的專注時限、同步與非同步上網（內地稱為“直播”與“點播”）的交叉配合、教師講課的濃縮

設計、作業的安排與回收、網上材料的搜索與選擇、學生網上互評的可能、與學生的個別交往、等等。

關鍵的還是教學的基本信條：是否相信學生有主動學習的意願與能力？有沒有這種信條，安排出來的線上教學會很不一樣。沒有對學生的這種信任，仍然希望一切都在監控之下，學生就肯定不會主動學習，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空間。

相反，有了對學生的信任，也有了相應的設計，即使學生一時沒有達到我們設計的預期結果，也可以取得寶貴的經驗。對以後的長期工作，一定有啟發。

這裡面還有更根本的目的問題：我們在乎什麼？是在乎他們眼前學了多少東西？還是在乎他們長遠的學習能力？在筆者看得到的實例裡面，有一個感想：放開學生學習的知識分量，也許教師就有空間放開自己，也放開學生，就海闊天空。若是論原來的教學進度，“停課”一定趕不上“上課”。兩者的得失，是不一樣的。要是勉強一定要在家在線，也達到在校上課的效果，也許就會“雙失”：失去了預期的知識分量，也失去了學生嘗試自學的機會。

不得不提到：歸根結柢，學校的功能，不可能全部被線上學習所代替。在有些社會，認為學校就是為學生充實知識，甚至只是讀、寫、算；在他們來說，認為科技可以取代學校，就順理成章。

我們理念裡的教育，包括學生的全面成長。因此學校是一個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社群（同學、師生、課外活動、體育團隊、樂隊、…），是通過動手機會學習的場所（實驗室、植物園、工場、美術設計、…），也提供必不可少的體驗（自然界、社會、工作場所、海外交流、…）。這些，都是成長的必須，但都需要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往，就不是線上的科技可以輕易達到的。